

傳真：2509-9055

戴燕萍女士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中環昃臣道8號立法會大樓

戴女士：

2001年2月3日特別會議

「教資會」將代表八所資助院校出席會議，但我希望藉此機會從嶺南大學的角度闡述一所規模精細、使命獨特的大學如何為本地學生提供博雅教育，讓立法會及公眾人士對嶺南的需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英文之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一詞在亞洲仍屬新穎概念，至今還沒有一個廣為人接受的中文翻譯詞匯。一九九五年嶺南定位為一所 liberal arts 院校時，我們決定採用「博雅教育」一詞。多年來我們致力推廣及宣傳博雅教育的理念，但仍然無法改變一般人對這個詞匯所涵蓋的一些內容的誤解。

最為嚴重的一項誤解是認為博雅教育純指學科課程，只需提供若干人文科學如文學、歷史、哲學科目便等同博雅教育。這觀念與事實大相逕庭。博雅大學在美國甚為昌盛，這些學府除了培養了相當多的政治家及跨國企業總裁外，還比研究型大學在比例上培養出更多的數學或理科博士。事實上，不少美國的博雅學府設有國際一流的理學院。嶺南現正籌備開設決策科學課程，並計劃為學生提供到其他院校修讀理科的機會。

博雅學府又常被誤解為只專注本科教學，缺乏學術研究。事實上，不少著名的博雅大學都設有

研究院課程，例如威廉學院的發展經濟課程與 Brandeis 大學的國際企業課程，都是極負盛名。此外，部分博雅學府的研究領域，更是出類拔萃，如 Amherst 學院的俄國文學及 Brandeis 大學的生化工程學等。縱使普林斯頓這所頂尖級的研究型大學，基本上也是一所博雅學府。

博雅教育的一項主要特色，是對教與學過程的重視。博雅教育的目標不在於立即培育專業人才，而是訓練學生具備批判性思考、應變及溝通能力。我們鼓勵分組教學法，強調融洽的師生關係，同時每一位學生均獲委派一位學術導師予以指導，在導師的循循善誘下，學生可自由選擇科目及選修跨學科的課程。嶺南博雅教育的另一項重要特色是結合學習與校園生活，目前超過百分七十五的學生在校園住宿，比率為全港高等院校之冠。此外，我們為學生提供適當的社區服務訓練與指導，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屯門及元朗的社區服務。

為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嶺南建立了國際交流計劃，與海外學府以對等的交流方式結盟，派送嶺南學生到海外進修，同時來自夥伴院校同等數目的海外學生亦以交換生的身份到嶺南就讀，從而豐富校園內的跨文化氣息。我們的目標是讓四分之一的學生在三年大學課程內有機會到海外進修一段時間。

各大院校均可能有上述同類的教與學方法，但嶺南與他校不同之處是更深入及有系統地實施。我們的學習模式特別重視教與學過程。嶺南的單位學生成本較一般估計為高，但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將具備多方面才能，更善於變通及勇於創新。很多人誤以為在新經濟年代，只要掌握科學及技術便等於掌握一切；但在這新紀元，敢於創新的重要性絕不遜於掌握科技，甚至較科技更為重要。勇於創新必需建基於多才能、善應變及新穎的創意之上，而博雅大學的教育方針正好配

合上述的新經濟要求。越來越多本地及海外的僱主不重視畢業生是否具備特定技能，寧願選擇聘用思想開放、具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畢業生為僱員。嶺南於一九九五年釐訂的全人教育目標(即培養學生能終身學習、縱橫學習及深入學習)與教統局近期倡議的改革方案，精神同出一轍。

博雅學府在性質上必屬規模細小的學校，如嶺南約有二千名學生，美國一般亦只有五百至二千五名學生。由於規模細小，博雅學府必然面對兩項基本困難：缺乏規模經濟效益及單位學生成本偏高。美國的博雅學府大都是私立，學費偏高，但家長樂意支付昂貴的學費，讓子女接受饒具特色的優質教育。很多馳名的博雅學府是學生夢寐以求的理想大學。有人或會認為香港學生選讀嶺南大學，便應支付較昂貴的學費以彌補較高的成本。這個論點不能成立，以單位成本計算，每名嶺南學生所支付的學費佔實際成本約百分之三十，而其他院校的學生只須繳付成本的百分之十，因為嶺南學生所得到的資助遠較其他院校為少，但繳付學費與其他大學相同。

總括而言，社會人士對博雅教育缺乏正確了解，包括如下三點：

1. 未能正確地認識到博雅教育最能配合新經濟或資訊科技紀元的需求，誤以為博雅學府為「較低級」或「次一等」的院校，導致嶺南的初創特殊撥款（即在最早期用作發展院校的額外撥款）極為有限，跟其他院校如香港科技大學不能比擬。此外，政府削減高等教育經費的同時，教資會亦大幅減少或取消嶺南的初創特殊撥款，令嶺南無法發展所長或躋身世界級博雅大學之列，以配合香港社會的需求。

2. 誤解博雅教育的本質，認為博雅教育只是涵蓋一系列低成本學科的學科，漠視了博雅大學所特別重視的教與學過程。美國博雅大學的師生比例，一般介乎於一與八至十二之比，但嶺南卻是一與十五至十六之比，在本港八所院校之中，可說是最高者。
3. 對規模經濟效益缺乏了解，誤以為問題可以隨著時間得到解決或自然消失，但規模經濟效益不取決於時間而取決於規模。無論規模較大或較小的學府，都可透過提高投入的質素或改變各項元素的組合而提高效率，但規模經濟效益必然因規模不變化沒法提升。有關當局在分配撥款予規模小的學府時，必須考慮到缺乏規模經濟效益的因素。

我們相信，嶺南大學未獲有關當局撥給合理的經費，可能基於上述對博雅教育的誤解。相對上次的三年度撥款，嶺南於二零零一至二零零四所得的經常性撥款減少了百分之十一點五(全港八大院校的平均削減比例為百分之五點四)及整體撥款減少了百分之八點三(全港八大院校的整體撥款削減額為百分之三點九)。上述遠超平均數的撥款削減，將會嚴重影響嶺南的博雅教育發展。根據我們的推算，若以目前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的學術活動及經費為藍本，嶺南將會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四年出現七千五至八千萬港元的赤字。這數目只佔全港八所院校經費不足百分之零點二，卻佔嶺南整體財政經費的百分之九。

嶺南若要解決上述財政赤字，實在極端困難。嶺南規模細小而歷史較淺，不輕易取消任何一個部門或課程以削減開支，亦不可能再從行政部門找到節流空間，因為多年來嶺南已不斷改組各部門以節省開支。在私人捐款方面，我們過去幾年共籌得二億港元作為興建校園經費，以彌補政府不足的撥款，政府當年只撥了五億八千萬元

予嶺南建新校。因此在短期內，嶺南很難籌得可觀的款項。嶺南大學擬通過開辦持續教育課程以增加額外收入亦不見得容易，因為我們缺乏這方面的歷史與聲譽。看來目前唯一的選擇是大幅削減教員數目，但此舉將會嚴重影響嶺南的教學質素。

我希望這份文件能促使立法會明白到充裕的撥款對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特別是對一所正在發展中的香港博雅學府。

嶺南大學校長

陳坤耀

謹啓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副本抄送： 教資會秘書長張寶德先生
教統局局長羅范椒芬女士
各院校校長